



## 校長的話

## 最後一年的任期

不經不覺在銀禧工作已踏入第九個年頭，這也是我在銀禧最後一年的任期。回想八年前回到母校，面對香港教育改革的挑戰，任務非常艱鉅。幸好得到教師同工和校友的支持，使銀禧能配合教改的要求，作出了種種改變，我的任務得以完成。至於成果是好是壞，則是見仁見智，很難下結論。教育改革使學校趨向一體化，每一所學校都要推行同一教育理念，並達到某一水平。當局雖容許學校在某些理念上可有不同的發揮，但這差異不足以構成特色或傳統。教育改革無可否認為學校帶來一些好處，例如在硬件上及資源上；但卻犧牲了學校的特性和傳統。

這幾年在銀禧帶來的改變是好是壞，我們很難下定論。我們在推行教改的同時，竭力保持銀禧優秀的傳統和特色，免得這一切都隨著教育改革而消失。所以我們仍然可以誇口說我們校風淳樸，學業成績保持一定的水平，校園氣氛和諧友善，師生關係融洽，學校能照顧有特別需要的學生……這些傳統和特色都一直得到保留。這實在有賴老師、同學和校友的努力。在未來的日子，我期望各位校友都竭盡所能，維持學校和校友間的緊密關係，成為學校的夥伴，支援學校的發展，造福學弟學妹。

## 銀禧及元老校友 加冕禮 暨 校友會週年大會

為表揚各離校二十五年或以上的校友，母校特定 2009年 11月 7日（星期六）下午3時半假座禮堂，為他們舉行校友加冕禮，以表揚他們為社會作出的貢獻；隨于晚上7時正至 10時30分在 新世界中心3樓東海海鮮酒家（地址：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地鐵 F/J2 出口），舉行聯歡晚宴及校友會週年大會。節目豐富，餐券每位\$220，請即向秘書梁軍訂購，電話是82098999。請各深資校友相約舊同學和親友一起回到母校來，接受加冕。其他屆別的畢業校友，亦歡迎參予當天之盛會。

是次表揚年份的畢業校友如下：

1984、1979、1974、1969、1968、1967、1966、1965 及 1964 年中五畢業之校友。其他年份畢業的校友，母校會按年為他們分批進行加冕。

我們盼望，藉此機會，邀請所有在任及元老校友之教師 出席上述活動。

# 5.16 樂聚銀禧

Wilma

今年5月16日下午6時，隨着校友在一片歡樂聲中逐漸散去，校友會同樂日亦宣佈圓滿結束。

這次校友會精心安排不同健康有益的活動，務求各校友的身心得以舒緩，度過一個愉快的周末。於初夏驟雨中的太陽下，我們可看見年輕校友在操場上逐球較量，拼灑他們的青春活力！新建的禮堂內，校友與排排舞導師配合音樂節奏，齊跳簡單輕鬆的舞步。喜歡靜態活動的校友，則和良朋切磋橋牌和其他棋類，甚至唱「卡拉OK」比試歌藝。

為使活動過後的校友能補充體力，我們在飯堂特設小食櫃位。校友圍攏閒聚暢談，互問近況，氣氛熱鬧融洽。小食當中，魚蛋、燒賣和脆皮腸大受歡迎，校友會亦特別感謝Ms. Lin和校友共捐出8盒西餅，令小食種類更為豐富。



是日活動成功吸引逾百位校友參與，並籌得402元。叫人驚喜的是，我們收到多張已填妥的校友會報名表。此外，有3位校友有意成為校友會委員，協助籌辦活動，校友會在此向各熱心校友致以衷心謝意。

你的踴躍參與，為校友會帶來極大的鼓舞。期望於將來的校友會活動中能看到你的出現，讓我們再次聯誼共聚！



## 騰煙傳暖意，火鍋聚銀城 Edward Liong



火鍋的湯滾起，為當晚的騰騰暖意升溫。熱的不是飯堂的溫度，而是校友們的熱情。今次的夏天火鍋真是要謝謝學校的冷氣飯堂和校友們的私人電磁爐，使我們有涼快的地方。

傍晚時分，校工已為我們弄好場地，食物也依時送達，校友們也魚貫到場。在大會未宣佈開始之時，他們便三五成群地談心和看看久別了的校園。大約在“天黑黑”之時，我們的火鍋晚會正式開始，除了一屆一枱外，也有三數屆合在一起的，他們的交流更是綿綿不斷。當晚更有幸運抽獎和有獎問答，令大家興奮的心情更上一層樓。值得一提的

是今次參予的校友多數是90和2000年代的畢業生，更令人雀躍的是搞手也是2000年代畢業的校友會委員。

晚會在大約十時許結束，不用十數分鐘，小伙子已把飯堂回復原貌，更依依不捨地商量下次約會的節目和時間……

### 禧訊 - 徵求稿件

「禧訊」乃報導母校及校友會最新動態的主要刊物，它的成功有賴各校友的支持和鼓勵。為使每期禧訊內容更豐富和充實，請各校友盡力投稿。稿件及相片的內容、題材、形式不限，但篇幅宜不多於A4紙。有意投稿之校友，請將稿件及相片電郵至 [slwong96@gmail.com](mailto:slwong96@gmail.com)，截稿日期為每年八月尾。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9753 6164 禧訊編輯 SL Wong校友。

### 「禧訊」由2010年起改以電子形式出版

因應環保需要，校友會刊物「禧訊」將由2010年起改以電子版發表，及後會方將以電郵通知各位有關出版日期及其網址連結；歡迎各校友屆時瀏覽及下載。

再者，在此呼籲各位尚未提供電郵地址與本會的校友，請即填報(可用本會網頁登記)，以方便本會和你聯絡。



# 冼大鵬老師息勞歸主

我們敬愛的冼大鵬老師於本年三月三日與世長辭。冼老師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春風化雨，桃李滿門。謹代表校友會全體同人向他致最後的敬禮！

冼大鵬老師能活到88歲，已是高壽了，榮幸地曾經作為他的學生，我還是應該向他慶賀的。

我的幼年記憶，由於太深刻，對他，這位我一生懷念、一世敬仰的導師，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他是我的第一位國文老師，是引導我一生喜愛中國古典文學的第一個老師，他也是在我性格形成方面有絕對影響的人。應該說，在端正小學的老師中，李麗正老師，歐燦榮老師，李潔貞老師，還有一位會吹小號的音樂老師，都留給我一些印象。而唯獨冼先生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他上的國文課是我最喜歡的課程，無論是他的朗讀，他的解釋，他的演繹和發揮，都令我神往，我恨不得把他每一句話都記下來，帶回家細細品讀，永生永世刻在腦海裡。事實上，我已經部分做到了。他的朗讀總是那樣抑揚頓挫，是那樣的有感情，深深地打動我幼小的心靈。正如他講到《陳情表》的時候說，誰讀了這篇文章不掉淚就不是孝子一樣，他在講到《出師表》的時候，眼中閃著淚花，他說：誰要是讀了《出師表》而不落淚的，那他就不是一個君子；在教到《愛蓮說》的時候，他一再強調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要我們學習蓮花的亭亭淨植，不蔓不枝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那種不事媚俗，孤傲群芳的骨氣；在搖頭晃腦地反複朗讀了文天祥的《正氣歌》後，他的臉上，他的全身，甚至整個教室仿佛都充滿了正氣，真有“沛乎塞蒼冥”的感覺。他的講課總是那麼地生動，我們同學都津津有味地聽，聚精會神地記，常常是到了下課鈴響，我們才恍然大悟，如夢初醒。

我還記得他那四方型的臉，那兩塊突出的頷骨顯示著他的堅硬的性格。表現在學校裏就是他對學生教學的認真和對權威（當時的教導主任譚主任）的不屈和挑戰。很有意思的是，學生都站在冼先生一邊。記得有這樣一幕，有一次冼先生在我們班級上課，譚主任大概是來巡視的，當他離開教室的前一刻，冼先生借機突然大力拍了一下講壇，把譚主任嚇了一大跳，也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

冼先生，您在天之靈可知道，有一個一直敬仰您的學生，即使今天年屆古稀，卻仍然那樣緬懷您的音容，重溫您的教導，並永遠以有您這樣的導師而感到終身榮幸。

安息吧！我將同所有的您的親人，朋友，學生一起，送您最後一程！

以上算是我的追思吧。請代我獻給他。

夜闌不寐，懷感冼先生師恩無限，  
攬衣起而成七律以獻。

## 七律 送冼大鵬先生

懷緬尊顏心有容，未聞獅吼耳有聲。  
堂堂七尺頂天地，哪肯伏眉讓寸分。  
耿耿裂竹節猶在，不敢折腰避劍鋒。  
拂袖欣然遠行去，九天依舊沐清風。

吳兆忠



# 參觀無線新聞部

郭德麟 樊兆樑 吳靜怡

我們榮幸地由師姐郭詠琴帶領我們參觀無線新聞部，能一嘗做主播的滋味，體驗鏡頭前的感受。我們亦有機會現場看主播報導新聞，從而領略直播時緊張的心情。原來主播也需肩付起記者的責任，四周為我們採訪大大小小的新聞。縱使他們並不十分強壯，但是要背起和他們體重相約的裝備，真教人意想不到...



短短數小時的參觀，絕非筆墨能夠詳錄。我們感受到身為主播及記者背後的辛酸，一則短短數十秒的新聞，從採訪、剪接、字幕、配音，到播出，都是各人親力親為的。整個參觀活動後，只可佩服地慨嘆一句：記者，真的不簡單啊！

## 導師計劃 - 如何選擇理想職業

麥淦鴻

踏入預科，同學們都對自己未來在社會擔任的角色有所憧憬，同時，我們又難免對如何選擇職業充滿困惑，可謂患得患失。為了消除對出路的疑慮，在得知學校有導師計劃（Mentorship Scheme）時，很多同學毫不猶豫地參加了。

同學們第一次跟自己的導師接觸是在五月的工作坊活動內。在工作坊內，大家有幸能訪問正在社會不同職業作出貢獻的師兄師姐，從而了解各行各業的甜酸苦辣和特色，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出路。訪問過程中，我們都對各師兄師姐所分享的内容大感興趣，原來一些以前認為一勞永逸、安枕無憂的工作，其背後需要的付出是人們無法估量的。正因為各師兄師姐鉅細無遺的分享，同學們的疑慮都釋去了不少。透過訪問和介紹導師，我們認識到以前銀禧的校園生活，眾師兄師姐驚訝母校幾十年來的改變。由於同是銀禧學生，大家都建立了一份亦師亦友的情誼。另外，導師們更為我們預備了一個有助我們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的測驗。一向不清楚自己適合那種職業的我，總算從中得到了寶貴的建議。除了當天的工作坊外，導師們更會在百忙中抽空，帶領同學出席不同的活動，讓同學可於其中親身體驗不同職業的日常運作。

於我而言，這個計劃好比一盞出路上的明燈，為我們驅除所有的分岔路，照出一條康莊大道。



# 快樂的 6/50

黃碧芬  
中文部1969年畢業生

由上幼稚園到2005年從教學崗位退下來為止，我足足有半個世紀的生活是在學校裡渡過的。毫無疑問，在聖公會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的六年，我渡過了最快樂的學校生活。

通常不到早上七時，我已和羅雅儀站在校門外等學校開門，是整條牛津道上七所學校中最早上學的雙妹嚟。繼而移師籃球場側的女洗手間門外，有更多女生加入擺龍門陣。男生的地盤則在靠近賽馬會中學的籃球架下。

小息時間是男生的 happy hour。他們是愛玩人肉碰碰機，站列在通道的兩旁，把要路過的男生推來撞去，嚇得有些個子小胆小的男生要我們女生仗義「護送」，才能安全通過到洗手間去。有時他們還過份得把一名男生按在老師桌上，威嚇說要脫去他的衣物，於是上演了一幕激烈版〈垂死的天鵝〉。第二天又上演同一樣的劇目，只是昨天的威嚇者成了今天的桌上肉。

午膳時間是一天的黃金時段，除了在有蓋操場進食校內廚房烹調的碟頭飯外，同學更愛跑到金時士多吃麵或椰蓉檳加維他奶，也光顧在英華書院與黃笏南中學之間的小路上擺賣的流動熟食檔。午膳後，在校門口向雪糕車伯伯買一包凍木瓜或合資買一排 Bar Six 巧克力共享。男生在球場上追逐/打球。女生閒閒的散步到基督堂採竹葉心，或到九龍仔公園曬太陽、或穿越九龍塘住宅區的大街小巷。一路上談談笑笑，向沈重的學習壓力說暫停。

母校沒有舉辦太多課外活動，這樣更好。放學後，愛溫習的便到圖書館，要協助家務或家庭營生的便回家，各適其適。學校沒提供的，我們便自己來，成立級會，統籌各種活動。郊外旅行、游泳、划艇、燒烤、舞會、大食會、凌志足球隊、級刊〈橋〉、畢業刊……都辦得有板有眼。在熱心同學的帶領下，我們的課餘活動可算是多姿多采。不單只豐富了我們的學生生活，更磨鍊了我們的處事經驗和滋潤了同學間的情誼。

我們這一級是非常吵鬧跳皮的一群，但也是很友愛，很懂得分享的一群。不單只男生和男生友好，女生和女生友愛，而是男生女生的相處也是和洽的。大家都是手足一樣啦，吵吵鬧鬧，嘻嘻哈哈的過日子。不論是出謀獻計，文書工作，擔擔抬抬都總有人一力承擔。更棒的是在學習上同學們也是不自私的。有不明白的地方，只要開口問，總有人會樂意指導你。做集體作業，如Geography Scrap Book，雖然每組各出奇謀，希望勝人一籌，但也毫不吝嗇的告訴你在何處及如何可取得有用的材料。甚至有同學會借他的美術科功課給你交，或在默書時主動將他的默書簿給你看，好令你不致於不及格。

四十年過去了，這班可愛的少男少女都變成年近花甲的樂齡人士了，不少還榮升了祖父/母級，然而每當我們見面敘舊時，大家都來一個大變身，又成為當年那個純真的中學生了。彷彿又回到少年十五二十時，我愛談天你愛笑的日子。不禁有些懷疑：我們真的已經畢業四十年了嗎？

中文部1969年級的同學，謝謝你們帶給我六年快樂的學校生活，謝謝你們帶給我一個令我嘴角向上彎的回憶。真的謝謝你們。

#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校友會

## 主席的報告

大家好，不經不覺我已經出任校友會主席快一年了。現在我謹代表全體幹事簡報過去一年的工作。

新的校友會網頁已於四月正式啟用。由九月中開始校友可於新網頁加入校友會、更新個人資料、發表意見及報名參加各項活動等。



第三屆校友加冕禮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舉行。這次是校方首次把加冕禮連同畢業禮一起舉行，目的是使在校的同學知道這個傳統。當天很榮幸能邀請到郭校長及數位已退休的老師及現任的舊老師主持儀式。晚上假座九龍塘業主會舉行週年大會及新一屆幹事選舉。當晚共有十二席。校友們共募捐了\$13,790作為校友會經費之用，而一九七八年畢業的校友亦捐贈了助學金幫助在校的清貧學生。

如往年一樣，校友會和校方的升學及職業輔導組合作舉辦了「導師計劃」(Mentorship Scheme)。去年我曾於週年大會呼籲校友抽空出任導師，想不到校友的反應非常熱烈，本年共有二十七位任職不同行業的校友出任導師，而參加的中四和中六同學亦增加到五十一位。同時我們又有了十五位在大學讀書的校友加入作為我們的「同儕支援小組」，同學如有關於選科或選校的問題便可與他們聯絡。這些校友亦將於十月及十一月回校協助中七同學在大學聯招中選科。參與「導師計劃」的同學除了在四月參加了一個整天的工作坊外，一些同學還在個別導師的協助下有機會參觀TVB新聞組的工作，參觀大學或新聞發佈會。除此以外，為了協助中五及中七同學解決升學和選科的疑難，我們亦於六月在校友會網頁上成立了升學及職業輔導論壇。現在加入的校友及在校同學已有百多位，希望日後有更多校友能參予這個論壇，為師弟妹們提供更佳的輔導。

為了使校友會的活動更多元化，同時亦給校友們一個回母校參觀的機會，本年度校友會舉辦了兩個新活動：校友同樂日和火鍋聚餐。在校友同樂日中，我們在銀禧校舍內安排了各種有益身心的球類活動、排排舞的教授、橋牌和其他棋類的比賽，令各校友可渡過一個輕鬆的下午。至於在七月初舉行的火鍋聚餐是在銀禧的飯堂舉行。雖然那晚天氣酷熱，但在冷氣開放的飯堂內，校友們都能歡聚一堂，享受美饌。這兩次活動都有一百二十多人參加。更值得一提是參與的校友多是來自1990和2000年代的畢業生，而負責籌辦活動的亦多是一些近年畢業的校友。他們的出現，改變了以往校友會活動多是較年長校友參與的傳統，亦為我們帶來一個新希望——校友會已將有年青的接棒人了。

### 總結

在過往一年，我們努力改善校友間的聯絡及舉辦更多多元化的活動，以令不同興趣及屆別的校友都能參與，同時亦致力協助在校的師弟妹。在這裡我呼籲校友們多利用校友會的新網頁。在「提供意見」一欄中給我們提供改進的意見、告訴我們你希望校友會能舉辦那類的活動。如有意成為校友會幹事、出任「導師計劃」或母校課後活動導師，亦可留下你的通訊辦法。我期望在十一月七日的週年大會中可以再見到各位。

本年度幹事開會的日子為： 2008年12月3日，2009年2月11日  
2009年5月29日，2009年9月17日

校友會主席  
林穗華

本年度新加入會員：150 位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



# A Baby Boomer or A Late Bloomer?

Grace Choy

For the generation of my high school classmates, the obvious answer to the first question is Yes. The second question may not yield such a definitive answer, and alumni of all classes can potentially give the same answers. I recently came across a thought-provoking article talking about “late bloomers” against a backdrop of “geniuses”. I want to share some thoughts with you....

The author was trying to take a new look into the commonly accepted norms of the definitions of a genius and of a late bloomer. He set out to challenge the following myths: (1) that a genius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precocity, that in order to be truly creative, one needs the freshness and the exuberance of youth. (2) Late bloomers are just late starters. They themselves, (or the world) is just slow to appreciate their geniuses. He cited many stories of famous people in many arts disciplines, but the story that really stays in my mind is that of Picasso and Cézanne, two of the greatest painters of all times. They are both geniuses and achieved the same esteemed pinnacle of success as an artist, yet their life stories couldn't be more different.

Picasso was the quintessential prodigy. His career more or less began with a masterpiece at age twenty. He painted a lot of the greatest works of his career in his twenti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prodigies like Picasso, tend to be “conceptual”. They just come up with an idea and start to do it without having to do a lot of research of the subject.

Cézanne was not a child prodigy by definition. The author states that if you go to the Musée d'Orsay in Paris which housed the finest collection of Cézannes in the world--the masterpieces were all painted at the end of his career. If you want to read a brief version of his life (say, at Wikipedia), you'll find that he wasn't even regarded to be gifted as a painter in his younger days. In fact, he was awkward as a painter. He was often frustrated with his work. He cut off a lot of canvases because he didn't like the result. He had his first



solo exhibit in 1895 when he was 56 years old. Reading his biography, one cannot help but notice that he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having a very important supporting cast in his life. His best friend from childhood, the writer Émile Zola convinced him to come from the provinces to Paris. Zola steadfastly stood by him, encouraging him and coaching him through many long and difficult years. He literally gave him a schedule to follow to hone his skills as a painter by going to the museums and try to study the old masters. There is also Camille Pissarro, who took him under his wings and worked side by side with him and taught him many valuable lessons of a painter. Then there was Ambrose Vollard who sponsored Cézanne's first one-man show, at the age of fifty-six. He really tried to hunt down Cézanne and help rescued some paintings that

were either thrown out by the artist or simply gathering dust in the attic. Last, but not least, there was a father whose financial help make his son's apprenticeship possible. Cézanne's father was a successful banker who despite the disappointment of a son not following his footsteps and with a questionable talent as a painter, nonetheless reconciled and supported him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left him with a large inheritance. What a story of the sacrificial love of a parent.

How many of us can say I am a genius, hardly, I may say. Yet, is it a fair question to ask that does it really matter, or is it really necessary to be a genius to be successful at what we want to accomplish? At the end of our lives, where our efforts may be measured by the works we have done, the answer may not be so different whether you have the good fortune to be born with great talent, or just, as the phrase goes, “I am but a late bloomer”. Both may have arrived at exactly the same place. The stories of the late bloomers also reminds us of the aphorism, that no one succeeds on his own. We are a product of many interventions in our lives. So many people enrich our lives and make our success possible and we are also the participants to build up many other's lives. True friendships carry us to new heights, to accomplish what we never think was possible.

Our high school education give us a great foundation for learning. After high school, there is probably a lot more schooling. Some people find their calling early on in life, while a lot don't. There is no need to live a hurried life. In the end, each of our journey may ultimately seem like a mystery.

As the baby boomer generations of my generation eases away from work to retirement, I want to congratulate them, and for all those blessed with good health and stamina, that this may only b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adventure. With dedication and support, there are a lot more to be accomplished. To my young alumni, I wish you the good fortune of finding that special someone (or a team of special someones) who will be the wind beneath your wings...that you will soar to new heights never imaginable on your own.

footnote: In the US, the term “baby boomer”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post World War II generation born between 1946 to 1964.

# 德記士多

寧

當我進入在母校美好時光的回憶中，有關「食」的趣事，不期然浮上心頭。

六零年代，還在小學時，三餐都在家吃。一來，父母沒閒錢上館子；二來，他們真有先見之明，知道味精對健康不好，只有在大時大節，或是慶賀特別日子才出外吃一頓。所以，當第一次在飯堂吃午飯的興奮心情，非筆墨能形容，想起來仍仿如昨日般的新鮮。還記得有那幾款「碟頭飯」嗎？對！就是：洋葱豬扒飯，免治牛肉飯和火腿蛋飯等等，而我期望的就是那熱呼呼的美味黑豉油白米飯了，大概是底子打得好吧，吃得我健健康康，「胖胖」到如今！

不久，大夥兒找到新「蒲」點，開始在九龍城覓食，上海湯麵、粟米粥、羅漢齋炒麵，這些今日看來平凡不過的東西，當日因有著滿滿的好友濃情，就算在汗流浹背或是寒風凜冽下吃着，都是天下美食哩！

啊，我怎會忘記那近在母校咫尺的小巷內的「德記士多」？老闆默默的為我們一眾嘩鬼造這造那，西多士啦，三文治啦，還有那簡單卻美味無比的淨麵（要加辣椒醬啫）；老闆娘一面收錢，一面看顧大局，有時還要大聲喝停，沒有在我們畢業之前被氣死，真是奇蹟。但他們可曾知道，當年，一班一班曾在他們的小店團團轉，活力十足的百厭星，很多已成大器，更有成了有影響力的人？叮，有個新主意，將來誰在學校區開小食店，要放一本簽名簿，好留下小子芳名，將來可以炫耀一番。

四十年過去了，今日，以上的地方都已不復存在，推陳出新，這是不變定律吧！不過，留於心內一角的美好回憶，怎樣也不會被挪去的。你是否有同感？

等着與你於十一月廿八日，同在九龍塘牛津道20附近，重溫舊日的足蹟。

## 人生再有另外四十年？

1969 Anita

最近香港頗盛行的一句電視劇對白，是：「人生能有幾多個十年？」。加拿大的校友，未知您們有否聽過？而銀禧69年畢業的老友中<sup>(註)</sup>盛行的「人生再有另外四十年？」，有更大的震撼力！

就是這個「四十年」的呼喚，吸引我老遠的從香港飛向地球的那邊——多倫多，與一眾已移民美加的好友參加母校加拿大校友會的周年大會晚宴，為的是祝賀我們今年畢業四十周年。在二月，摯友譚寶潤(Stella)告訴我，加拿大校友會特別在晚宴中撥出一個時段，讓我們與眾分享少年時代的美好時光。那一刻，心裏起了很大的感動，好想能親身參予其中，所以，沒有太大的考慮便訂機票，更不甘後人的急急報名，做一名聰明的「早鳥」，貪其有額外抽獎機會，可以博有免費晚餐。

與此同時，Stella亦不是省油的燈，一邊廣發英雄帖，邀請各方好友參加這個盛會，一邊收集意見，思考如何使這二十分鐘充滿喜樂溫情，兩三星期下來的齊心以致事成，已為我們的平淡的生命路途添上色彩。聽到她的爽朗的笑聲，也便感受到她心內的滿意了。

上面說過是與移民美加的好友聚舊，並沒有誇大其詞，七個美籍華人從美國東、西岸和中部殺入加拿大，比我還早一點到埗，他們都住在同一間酒店。那個週末，這酒店便是我們的歡樂集中營，我們簡直沒日沒夜的做口部運動——談天說地、喝和早午晚不停的吃是也！而我最是感動的，便是可以和闊別了四十年的甄素芬(Grace)再見面，她真是太偉大，從新澤西特別飛往多倫多兩日一夜，為的是見見大家，雖不能參加晚宴也在所不計，時間短是短了些，但重質不重量嘛！

現今醫學倡明，人的壽數可活到一百不足為奇，有另一個「四十年」亦不要以為不可能，不過，活在當下是重要。我們這十多個港、美加的「銀禧人」在多倫多慶賀四十周年的上集，固然難能可貴，亦是加拿大校友會對我們的厚愛，在此寄上深深謝意，希望以後每屆的校友，也享受他們重聚的喜悅。

慶賀四十周年的下集將於十一月下旬在港舉行，讓我們69「銀禧人」延續這一個「四十年」的光芒，照亮我們前面人生的路。

等候您們。

註： 少年時的純與真，非任何世俗物質可比，有些同學未在銀禧畢業便已移民他國，但感情極濃，定意與我眾同賀四十周年，使這盛事更有意義，是真正的好友。